

三毛 主编

奇情悬疑推理

A·B·C·谋杀案

宋碧云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909184

47.11
52-C267

三毛 主编

A · B · C · 谋杀案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宋 碧 云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晨 风

A. B. C. 谋杀案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52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075-0202-3/1.43 定价:4.80 元

出版缘起

三 五 /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序 言

海斯亭上尉

这篇故事中，我一反往日只叙述我在场画面的作风。因此，有些章节是以第三人称写成的。

我要告诉读者诸君，我可以担保这些篇章所记载的事实。我稍嫌放肆，描写了几个人物的思想和心情，因为我自信描写不会出错。我还要补充说明，这些章节都由吾友白罗“考查”过。

最后我要说，我若大肆描写了这一串怪案所造成的附属人际关系，全是基于人为因素不可忽略的原因。白罗曾以十分戏剧化的方法让我看出，韵事往往是刑案的副产品。

至于三字母疑案的破案经过，我只能说：白罗应付一个他从未经历的问题，确实有一套，我认为他显示了真正的才华。

“赫邱里·白罗只办精华案件”

我选案子。小小的灰白色细胞不用会生锈的。我的朋友，说说你对这张短笺的感想吧！

“白罗先生——你自以为能解决我们英国笨警察解不开的奥秘，对不对？白罗神探先生，我看着你有多聪明。也许你会觉得这次的问题太棘手。注意本月二十一日的安多佛镇。

A. B. C. 敬上。”

我问他是否预料会出事情。他的答复叫我大吃一惊。

“如果是抢案，那真是一大安慰。可解除我更严重的疑虑。”

“什么疑虑？”

“命案。”白罗说。

第一章 怪 信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由南美的大牧场回国，暂居六个月左右。我们的牧场面临难关。大家都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在英国有不少事务要料理，我觉得若蒙引见，和几个人面对面接触，事情必能成功。我的妻子留在那边管理牧场。

我一到英国，不用说马上去探望老朋友赫邱里·白罗。

我发现他住在伦敦一处大家共用厨房和仆佣的最新型公寓里。我说（他也承认）他选这栋房子，完全是看中它几何图形的外观和对称感。

“是的，老友，这房子匀称得迷人，你不觉得吗？”

我说方形线条太多了，又提起一则老笑话，问他这种超现代宾馆中，有没有办法叫母鸡生出方形的鸡蛋来？

白罗开怀大笑。

“啊，你还记得？哎呀！不——科学还未能叫母鸡接受现代化的口味，他们仍生出形状和颜色各异的鸡蛋！”

我以爱惜的眼光看看老朋友。他显得很健康——和上次见面的时候比起来，丝毫未见衰老。

我说，“你气色真好，白罗。一点都不老。事实上，你的白发比我上次看到的时候反而少了，简直不可思议。”

白罗含笑望着我。

“怎么不可能？这是真的。”

“你是说你的头发不转白，反而转黑了？”

“不错。”

“在科学上这是不可能的！”

“不见得。”

“此事非比寻常。似乎违反天道嘛。”

“海斯亭，你的心还是那么美好，不多疑。分别几年，你一点都没变！你看出一个事实，就一口气说出结论，却不知道自己能下结论！”

我盯着他，困惑不解。

他默默走进卧室，带回一罐东西，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时还不解其意。

上面有几个字：

还原剂——恢复天然的发色。还原剂不是染发剂。有五种色泽，灰色、栗色、赤黄、红棕、黑色。

我叫道，“白罗，你染发了！”

“啊，你这才明白！”

“难怪你的头发比我上次回国的时候更黑。”

“不错。”

我由惊骇中恢复正常，“老天。我想我下次回来，你要戴假胡须了——说不定现在就是假的？”

白罗闪缩了一下。胡须一向是他最敏感的问题。他特别以那两撇胡子为荣。我的话刺伤了他。

“不，不，吾友。祈求上苍，那样的日子还早哩。假胡须！多恐怖！”

他用力拽，向我证明是真须没错。

“噢，还相当茂密哩。”我说。

“可不是吗？整个伦敦，我没见过一副胡须比得上我。”

我暗想：没看到是你幸运。不过我没说出来，免得白罗伤心。

我问他最近是不是还偶尔重操旧业。

我说，“我知道你几年前就退休了——”

“不错。种种葫芦瓜来消遣！很快就发生一件命案——我遂抛下葫芦瓜，任它们枯死。后来——我知道你会说——我像首席女歌星举行告别演唱会，告别演唱，一次又一次，永远唱不完！”

我大笑。

“其实，每次都如此。每次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但是，新案子又来了！朋友，我承认，我根本不喜欢退休。小小的灰白色细胞不用会生锈的。”

我说，“我明白了。你适当运用。”

“对，我选案子。现在白罗探长只办精华案件。”

“精华案件多不多？”

“还好。前一阵子我险些完蛋。”

“差一点失败？”

白罗显得很震惊。“不，不。是我……我赫邱里·白罗差一点送命。”

我吹了一声口哨。

“好大胆的凶手！”

白罗说，“与其说大胆，不如说粗心。真的——粗心大意。不过我们别谈那个。海斯亨，你知道，很多方面我都把你当做我的福星。”

“真的？哪些方面？”

白罗并未直接答复我的问题。他继续说：

“我一听说你要来，就自忖道：迟早有案件发生。我们像当年一样，并肩出猎。若是如此，绝非普通案件。一定是”——他激动地挥挥手——“精选的案子——微妙——精

巧……”最后一个字眼他说得韵味十足。

我说，“白罗，谁都会以为你正向丽兹饭店叫一客大餐哩。”

“但是案子却不能订购？不错。”他叹了一口气。“不过我相信运气——说命运也不妨。你注定要在我身边，阻止我犯下不可饶恕的过失。”

“你所谓不可饶恕的过失是什么？”

“忽略明显的事实。”

我再三思考这句话，不太懂。

我立刻笑眯眯说，“好吧。这个超级大案出现没有？”

“还没有。至少……这是……”

他停下来。额上浮出困惑的皱纹。我无意中碰歪了一两样东西，他不自觉地用手整理。

“我不敢确定，”他慢慢地说。

他的语气怪怪的，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还是眉头深锁。

他突然点点头，走向房间那一头窗畔的书桌。不用说读者也知道，一切东西都整整齐齐做了签条，放在鸽笼式的分类架里，他要什么文件，立刻就能找出来。

他慢慢走向我身边，手持一封拆过的信函。他自己读一遍，再递给我。

他说，“朋友，告诉我，你对这封信有什么感想？”

我略感兴趣接过来。

内容用印刷字体打在厚厚的白信纸上。

白罗先生——你自以为能解决我们英国笨警察解不开的奥秘，对不对？白罗神探先生，我看着你有多聪明。也许你

会觉得这次的问题太棘手。注意本月二十一日安多佛镇。

A. B. C. 敬上

我看看信封。也是印刷体。

我注意邮戳，白罗说，“邮戳是 WCI。好啦，你看法如何？”

我耸耸肩，把信件交回他手上。

“我想是疯子之类的。”

“这就是你的看法？”

“算啦——你不觉得语气像疯子？”

“是啊，我的朋友，很像。”

他的口吻很严肃。我好奇地看看他。

“白罗，你对这件事看得很认真。”

“我的朋友，对疯子非认真不行。疯子是危险人物。”

“是的，这话不假……我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不过我意思是说，更像一个白痴型的骗局。也许是一个酩酊大醉的白痴。”

“什么？”

“没什么——只是一种说法。我是指一个酩酊然的家伙。不，天杀的，一个多喝了几杯酒的家伙。”

“谢谢你，海斯亨——‘醉酩酊’一词我很熟悉。正如你说，也许只是这样……”

“但是你认为别有深意？”我注意到他不平的口吻，就问他。

白罗充满疑虑摇摇头，没有说话。

“你怎么处置？”我追问说。

“还能怎么办？我拿给贾普看。他的看法和你差不多——愚蠢的骗局——他就用这个字眼。他们苏格兰场每天都收到

这种怪信。我以前也有份……”

“但是这一回你看得很严重？”

白罗慢慢回答。

“这封信有一点特别，海斯亭，我看不妙……”

我不自觉地为他的口吻而动容。

你想是——什么？”

他摇摇头，拿起那封信，又收进书桌里。

“你若真的看得很严重，不能想办法吗？”我问他。

“你还是老样子，行动派！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州郡警察也看过这封信，他们也不当真。上面没有指纹。当地也查不出可能写信的人。”

“事实上只凭你自己的直觉？”

“不是直觉，海斯亭。直觉不是好字眼。是我的知识——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封信有点不对劲……”

言语表达不出来，他改用手势，然后又摇摇头。

“也许是我小题大作。反正除了干等，也没有其它法子。”

“噢，二十一日是星期五。如果安多佛附近发生惊人的大抢案——”

“啊，那将是一大安慰——！”

“一大安慰？”我目瞪口呆。用这种字眼未免太特别。

“抢案是一大刺激，却不可能是一大安慰！”我抗议说。

白罗猛摇头。

“你弄错了，朋友。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是抢案，就可驱除我其它的疑虑，让我大大放心。”

“什么疑虑？”

“命案。”赫邱里·白罗说。

第二章 （并非海斯亭亲口叙述）

亚历山大·邦纳巴提·库斯特由座位上站起来，以近视眼瞄一瞄邈远的卧室。他弯身静坐，背脊都坐僵了。挺起身子，别人才知道他个子很高。他驼背又近视，使人发生错觉。

他走到门背所挂的旧大衣前面，由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香烟和火柴。点了一根烟，又回到刚才的长几旁。他拿起一本铁路指南来参考，然后继续斟酌一张打字名单。他提起笔来，勾画名单上的头几个姓名。

这一天是星期四，六月二十日。

第三章 安多佛小镇

当时白罗对那封匿名信的预感使我深深动容，可是我不得不承认，二十一日真正来临的时候，我早就把那件事忘得精光。第二天早上苏格兰场的首席巡官贾普来探望白罗。这位“犯罪侦察部”的首席巡官和我们深交多年，他热烈和我打招呼。

他大声说，“噢，这可不是海斯亭上尉由你那处名叫什么的荒野回来了吗？在白罗先生这边看到你，仿佛又恢复了旧日的时光。你气色不错。只是头顶秃了一点，呃？算啦，我们都有这么一天。我也一样。”

我吓了一跳。我曾仔细把头发向后梳，盖住头顶，满以为看不出头发稀薄，没想到贾普一语道破。不过，贾普对我的忧虑一向不圆滑，所以我面带微笑，同意谁也不会愈变愈年轻。

贾普说，“只有白罗先生例外。他真是滋发露的最佳广告。胡须长得比以前更优美，老年大出风头。现代的一切名案都有他参加。火车疑案，空中疑案，上流社会的死讯——噢，他到处探案。退休后反而更出名。”

“我已经告诉海斯亭，我就像退休的首席女歌星，老是要再亮相一回。”白罗微笑说。

贾普开怀大笑，“就算你侦查自己的死因才歇手，我们都不惊讶。这是好主意哩，真的应该写在书上。”

“那该由海斯亭来动手。”白罗对我眨眨眼睛。

“哈，哈！那才笑话哩。”贾普大笑。

我看不出这个念头有什么好笑，而且我觉得这个笑话太低级。拿他未来的死讯当笑料，白罗心里不可能舒坦。

也许我们的态度表现出心里的感觉，贾普改变话题了。

“你有没有听过白罗先生收到匿名信的事情？”他问我。

“前几天我给海斯亭看过了，”我的朋友说。

我大声说，“当然啦，我几乎忘掉了。我想想看，信上说的日子是哪一天？”

贾普说，“二十一日。所以我进来看看。昨天是二十一日，我昨天晚上一时好奇，打电话到安多佛镇。是骗局没错。没有刑案发生。有一家橱窗的玻璃打破了——是小鬼扔石头——还有一两名醉汉和捣蛋分子。这一回是我们的比利时朋友认错了目标。”

“我承认，我松了一口气，”白罗承认说。

贾普充满感情说，“你吓一大跳，对不对？天保佑，我们每天收到十几封这一类的怪信！没事干和脑筋有问题的人写的。无伤大雅！只是找刺激。”

白罗说，“我看得这么严重！实在太傻了。我竟管起马窝的闲事。”

“你将雌马和黄蜂搞混了。”

“请问你说什么？”

“只是一则俗谚。好啦，我得走了。邻街有一点小事要料理——收回珠宝赃物。走到一半，我想顺便过来，让你安心。你的灰色小细胞派不上用场，真可惜。”

贾普说说笑笑走出去。

“贾普没变多少，呃？”白罗问道。

“看起来老多了。头发灰得像獾毛。”我报复说。

白罗咳嗽一声：

“海斯亨，你知道，有一种小设计——我的发型设计师是一个颇有发明天份的人——粘在头皮上，再将自己的头发盖上去——你知道，不是假发——不过——”

我大吼说，“白罗，我绝不用你那可恶的发型设计师的怪发明。我的头顶有什么不对劲？”

“没有——根本没有。”

“没有秃头的倾向吧。”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

“那边的炎夏免不了让人掉几根头发。我要带一种上好的滋发露回去。”

“对。”

“而且，怪贾普什么事？他一向讨人嫌。又没有幽默感。这种家伙看别人刚要就座，椅子被人拉开，还笑得出来。”

“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笑得出来。”

“毫无道理。”

“对于刚要就座的那个人，当然如此。”

“算了，”我稍稍克服了满腔火气（我承认，我对头发稀薄的问题很敏感）。“匿名信没有结果，我真遗憾。”

“这一回我真的弄错了。我想那封信有点鱼腥味儿。不只是愚蠢。哎呀，我老了，多疑得像一只瞎眼的看门狗，面对虚空乱吠一阵。”

“我若要跟你合作，我们得另找一宗‘精华’案子。”我大笑说。

“你记得前几天说的话吧？你若能像叫菜一般订购案子，你会选什么刑案？”

我被他的幽默所感染。